



門仁  
號 2801  
卷 48-32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上聲

凡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孔

子出處凡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蓀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為避世之賢者師摯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

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

四書釋地曰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為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

讀本

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翼註曰仁字主愛之理言去以存祀奴以俟時死以悟主皆是愛君愛國不拂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不平。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

呂晚村曰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再求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今人不解只說得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須是殷有三仁方合○困勉錄曰廣炬訂云曰仁則忠與義皆不足以名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見而已者

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宗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宋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决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

困勉錄曰輔氏謂註不拂乎  
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  
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此

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  
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  
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  
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  
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  
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  
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  
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  
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  
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  
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  
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  
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  
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拂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拂則或問  
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  
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拂乎  
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

說不是愛之理內也有至誠  
惻怛心之德內也有至誠惻  
怛雲峰說得好

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  
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  
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  
囚而不辭是以謂之仁○雙峯饒氏曰前三句門人  
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  
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  
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箕子又勉其  
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隕則微子之去  
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  
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  
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  
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  
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  
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  
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拂乎愛  
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拂則似  
有所拂而實無所拂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  
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

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  
 怛之意故曰不拂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  
 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  
 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峯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  
 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  
 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  
 則但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拂二字蓋自上文不同  
 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  
 不去者似拂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拂乎  
 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  
 同而皆不拂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附語  
 錄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  
 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  
 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  
 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  
 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  
 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  
 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  
 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  
 若箕子比干則是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  
 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吳仁甫問  
 夷齊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  
 亦自可立否曰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使當時無中子  
 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子升問令  
 尹子文陳文子之事集註云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  
 而無人欲之私又其他行事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  
 清而不許其仁若其心果出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  
 不悖於道則可以謂之仁否曰若能如此亦可以  
 謂之仁子升又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  
 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  
 日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有仁者之功  
 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  
 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  
 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  
 之勢駸駸可畏治之不容少緩故曰微管仲云云如

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然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使聖人當時說管仲無克伐怨欲而一純於天理之仁則不可今亦不過稱其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事耳○或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它分上大節目處有得見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仁不同但未可望聖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它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諸子之仁雖如此料得縝密工夫純粹體段未如顏子之仁是從實地上做來又曰曾子啟手足易箒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仁得仁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堯卿所問管仲之事亦可見也○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蒙引至誠惻但至誠者仁之存惻但者仁之發此仁字重在愛之理上然惟不拂乎愛之理則有以全其心之德矣

翼註曰言人情皆惡直而好枉直道則雖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又曰三黜是屢黜不限三次蒙引云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語最細又曰直道枉道寬說而刑罰在其中○困勉錄曰仕而黜黜而復仕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見於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向於聖人處和有不恭意是其異於聖人處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

魯齋王氏曰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黜退也柳下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誅士皆掌獄詞者

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

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朱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免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

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蓀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勉齋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峰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爲無可有爲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

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  
泳嘗云：蜚龍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  
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  
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  
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  
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  
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形旬反

世家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  
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索隱曰：滑稽，亂也。稽  
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

份按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孔  
子曰：君君臣臣云云。他日又  
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輯  
釋刪前問止存後問未妥。

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  
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索隱曰：  
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  
缺，有閒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  
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  
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  
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  
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然此言必非  
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

面語御音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  
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  
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

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况景公素

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

必以為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

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

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

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

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溺

終於亂亡宜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

潮朝音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

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共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

與有為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

辭之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

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

為得罪於君耳○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

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入用之怠已而忌人愚不肖之

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

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悲夫○雙峰饒氏曰

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膳肉故因此微

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

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

得不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

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論語大全 卷十八 微子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衷以聖人之

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

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

免於偏而過之矣附蒙引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為仁柳下惠以下為賢折衷亦難以折衷三

仁三仁自是當了故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間然矣孟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其此下便

說孔子事故綴之於此非總上章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

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

音無道則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

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雙峰饒氏

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

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

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

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去聲不同

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懇懃諄復

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冰炭白黑

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附蒙引：接輿此輩人亦甚高，除是孔子方可道他，不是。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

故不欲聞而辟之也。問楚在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歷反。○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

歷反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份按世家孔子自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蓋是時孔子尚未至楚國都也。然則集註所謂自楚反乎蔡者，自楚之邊邑反乎蔡也。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糴而不輟徒與之與

平聲滔滔吐刀反辟去聲糴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糴覆救

津處南軒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亦不告以

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

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

峰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附蒙引桀溺曰滔滔者舉天下皆是也無

呂晚村曰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聖人此言正所以破其見識之差也

四書鏡曰斯人人字兼君民言

一可與有為者而將誰與變易耶言欲變易誰耶○存疑滔滔水之流而不反也言人日趨於惡不復反而為善國日趨於亂不復反而為治也天下皆是言舉天下皆然也易變易也變惡而為善變亂而為治也誰與易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為善變亂為治也○蒙引人字狹世字盡安人安百姓治人治天下國家皆如此分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

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

耳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蒙引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

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峯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通考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

蓋世所謂白癡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去上聲草也蒙引丈人老人也如石門荷蕢之流不

知其姓名字邪以後來滅跡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字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賢遍反

說統曰此節不仕一句提起

下皆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任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刀蒙吉曰長幼之節句緊根見二子來君臣之義尤重於長幼長幼之節其所明也君臣之義其所蔽也因其明以曉其蔽此易納約自牖之道○翼註曰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與不遇而皆當行的君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貌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

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倦倦  
為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行  
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於吾  
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  
此義昭揭於天下亦行義之  
心也○困勉錄曰義字原總  
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  
在就一邊故存疑以註非忘  
義以徇祿為餘意

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

慶源輔氏曰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

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

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

之大倫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

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饗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

附存疑不仕

無義一句是總腦下皆發此意○義是君臣之義註忘義徇利之義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字是義字非忘義以徇利是餘意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

子言之也未知是否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

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

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

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

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



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

份按此章道義之分蓋道字指濟世安民之道言義字指君臣之義言而五倫俱在其中饒氏全體一事之說似未分明

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

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

音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饗。○雙峯饒氏曰：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可止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

份按孔子使子路問津。不過因不知津而問之耳。非將以發之也。

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不潔身而必以其正。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而徇祿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離於道也。道即中庸之聲。去聲。於道也。道。問接與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蓀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伴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

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朱子曰。無道而隱。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恠矣。沮溺荷蓀。亦非中之士也。勉齋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誡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峰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

日知錄曰仲雍乃吳仲雍。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論語逸民。虞仲。左傳。太伯。虞仲。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一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

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雲峰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倦倦接引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生。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窺荆

蠻者。夷逸。朱張。不見。形句反。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附存疑。蒙引以去周為不辱。愚以孟

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四書釋地曰。堯峰文鈔云。周有兩虞仲。一為太伯弟。仲雍。吾吳人。見左傳。一為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為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以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論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弱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季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汗君辱身也。倫。義理之次。

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隘。期悲。

哀三年憂。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也。言其生於夷。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

論語大全 卷十八 微子

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東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為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余謂可疑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雍仲雍先於集註矣堯峰未考及此○份按黃氏曰抄云仲雍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反序次於夷齊之後然則堯峰所謂可疑者三其一乃未考漢地理志之故其二則皆本之慈谿黃氏也

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附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李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

困勉錄曰陳新安以非君不事為不降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為不辱身此不可曉不降不辱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

說約曰不論朱張之行者或是脫簡那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苟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翼註曰清權二句講須斟酌只在他逸處標寫便是講太好是時中了○吳省庵曰中清中權只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可謂全是清權○繡嶠山曰道雖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而特立於汙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為常然經不可守亦有辭若詭正而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清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峯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附蒙引以言乎虞仲夷逸雖隱居放言而中清中權也夫隱居獨善則其身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其身合乎道之權放言自廢自示其不可用也隱居放言比之中倫中慮者又不同矣○存疑隱居則行未必中慮矣放言則言非中倫矣然身中清廢中權則其隱居放言於道蓋未背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

道之權者。困勉錄曰。仲逸  
夷齊是一流人。但夷齊是清  
而剛者。仲逸是清而柔者。又  
曰。隱居放言。與不降不辱同。  
但不降不辱。則風節外露。而  
隱居放言。則光芒盡斂矣。隱  
居雖與北海之辟同。而其剛  
柔之用。則分。予前疑夷齊仲  
逸分別處。只在放言不在隱  
居。則大誤也。  
呂晚村曰。所謂無可無不可  
者。只是精義入神。變動不居  
耳。本天者。即君子之時中。本  
心者。即佛老之無忌憚。於此  
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謬。又  
曰。未嘗掃壞逸民。只是聖人  
自有獨見處耳。又曰。無可無  
不可。從小心敬畏中來。方是  
聖學。

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生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  
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  
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  
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  
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  
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  
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  
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  
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  
如此。○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  
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不可矣。附蒙引  
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不可。  
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在安得無不可。魯能却女樂。  
受女樂。決然是當去。又不可在。安得無不可。魯既  
而反。夫子則夫子。便當還矣。此正是無可無不可處。  
若於事無可。否何以為孔子。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  
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

可在。○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  
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

離去。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  
音余。○雙峯饒氏曰。夷齊遯世

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底人。

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  
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羣。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

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  
 子之性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  
 乎清而不汗然不汗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  
 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  
 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溺丈  
 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  
 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  
 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  
 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  
 也然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  
 必以孔子斷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深淺固不同  
 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

份按亦有深淺固不同也固  
 字原文作之字較妥

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  
 之俱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  
 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  
 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  
 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  
 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讓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大王長子確然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當其挾仲雍俱逃之時仲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為耳况其不去大王亦豈舍季歷乎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命奏鐘鼓注大食

論語大全 卷十八 微子

四書釋地曰。集註河內。漢中。海海島。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為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為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

朔日與月半以樂肴食時也。肴勸也。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肴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附蒙引。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了。或其人去。必有掌初飯者。然朱子又曰。白虎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飯無了。然據事情。以初為亞。以三為四。似亦難必。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蘄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冀真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節曰入乎。且認察入字。勢心如關關。雖唯在河之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必如沉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處者哉。或來詰曰。國語昔殷武丁能。得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臺。章昭解。入於河。曰遷於河內。入字不當作如是解邪。余謂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臺殷。皇甫謐以為今偃師。是三傳至於武丁。仍都臺殷。白公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徂臺者。乃武丁為王子。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島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

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使居民間遷徙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復自河內往河外此入於河却確指河內言非同魯論也

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為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乎○雙峯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

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未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通考仁山金氏曰施福本同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說義曰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於貽謀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



典刑耳。故記者於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也。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

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

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

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之後以歎周之盛世其待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

去也哉。○雙峯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峯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

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附存疑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不然其用之乃出於不得已之故耳。○魯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駟鳥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鄭立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

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

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

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

困勉錄曰王字泰云達是明於義理。适是宏度而能容物。突有御難之才。忽有總理之才。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夏剛明不阿。得夏之道。隨才能順應。駟德超尋常。亦駟馬名。按此種意思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無之。而近來講章始有之。可見雅俗之分亦以近來課士有以二字為題者。不得不及此也。然豈無超脫之法乎。又曰八士皆雙生。止見於敏靈而古注因之。至謂八士為南宮氏。則因逸周書克殷解有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因以書

之南宮適合之遂以八士為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止言詢於八虞不言其何氏

論語集註卷之十八

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

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

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

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

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

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

離人以為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

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

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

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

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

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

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

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

可以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

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

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

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論語集註

卷之十八

微子

三



